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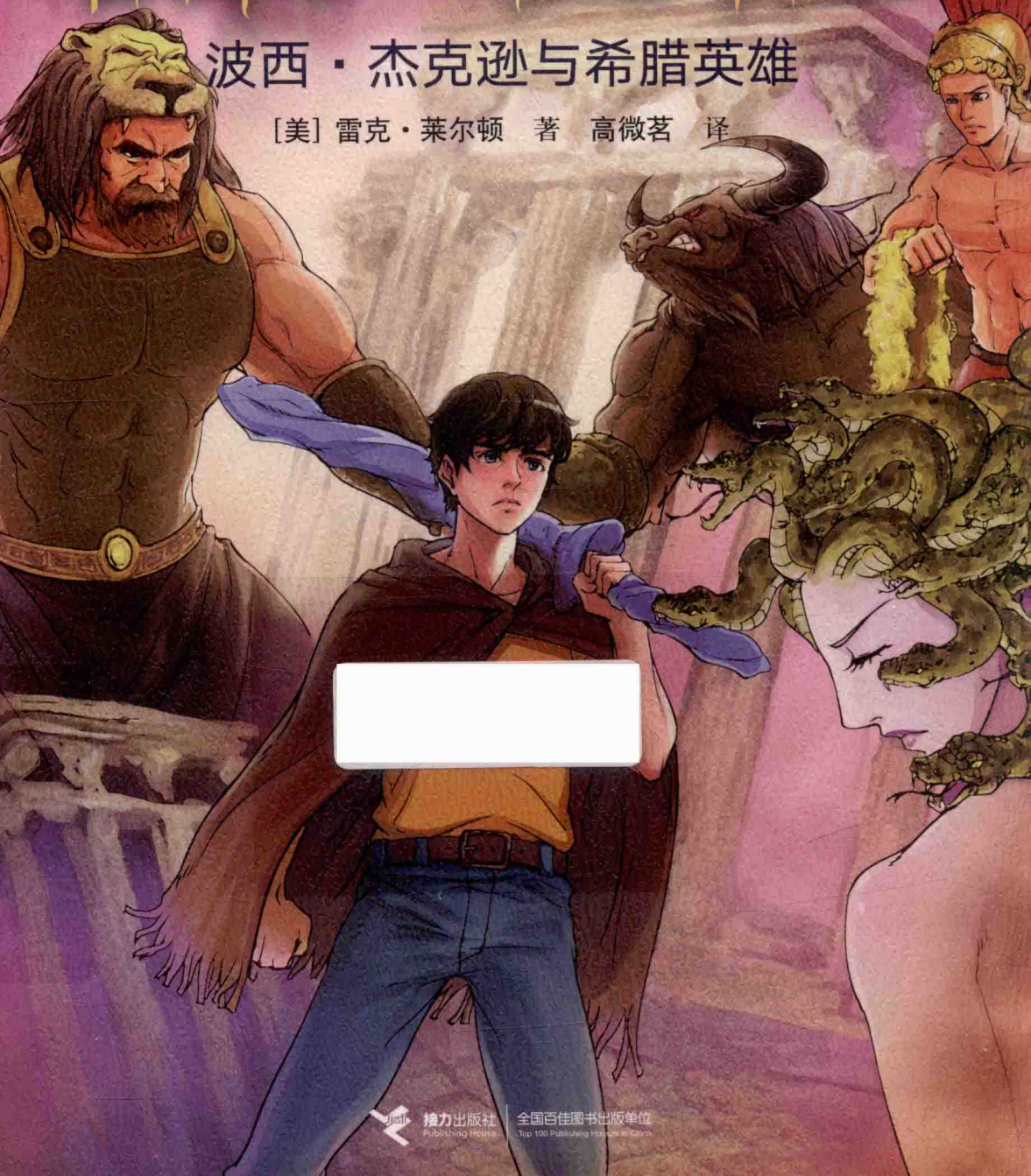
PERCY
JACKSON

波西·杰克逊

系列

波西·杰克逊与希腊英雄

[美] 雷克·莱尔顿 著 高微茗 译



PERCY
JACKSON

波西·杰克逊 系列

波西·杰克逊与希腊英雄

PERCY JACKSON YU XILA YINGXIONG

[美] 雷克·莱尔顿 著 高微茗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1-188

Text copyright © 2015 by Rick Riorda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ermission for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through the Nancy Galt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博达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西·杰克逊与希腊英雄 / (美) 雷克·莱尔顿著; 高微茗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7.7

(波西·杰克逊系列)

书名原文: Percy Jackson's Greek Heroes

ISBN 978-7-5448-4880-0

I. ①波… II. ①雷… ②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3176号

责任编辑: 马瑄 美术编辑: 王叙 责任校对: 王静

责任监印: 张昌舒 版权联络: 金贤玲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75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献给贝吉，她一直是我的英雄。

——雷克·莱尔顿

目 录

写在前面 /001

珀修斯想要一个拥抱 /001

普绪喀打开了一盒美容霜 /038

法厄同没通过驾照路考 /081

奥托拉发明了亚马逊（以及两天内免费送货！） /099

代达洛斯差不多发明了其他所有东西 /114

忒修斯痛击强权——噢，快看！有只小白兔！ /141

阿塔兰塔对决三个果子：终极死亡之战 /185

不管是啥事，反正柏勒洛丰没干 /206

昔兰尼一拳击中狮子 /225

俄耳甫斯一个人来了 /236

海格力斯做了十二件蠢事 /252

伊阿宋找到了一块能让全国齐心的毛毯 /319

结束语 /369

PERCY JACKSON

珀修斯想要一个拥抱

我得从这个人讲起。

毕竟，他跟我同名^①嘛。我们的父亲是不同的神，不过我的妈妈喜欢珀修斯的故事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他活着。他没被砍得七零八落的，也没被诅咒遭受永世不绝的酷刑。考虑到其他英雄的遭遇，这一位的结局相当幸福。

这倒不是说他的人生不糟糕。他确实也杀了不少人。不过换成你也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

珀修斯的霉运在他出生前就开始了。

首先，你得知道当年希腊还不是一个国家。它被分成数不清的不同小王国。没有人拜访别人的时候会说：“嗨，我是希腊人！”人们会问你来自哪一个城邦：希腊、底比斯、斯巴达、宙斯城^②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希腊的大陆部分是一大片不动产。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国王。还有数百个小岛散落在地中海里，每个岛也都是一个独立王国。

套用今天的生活去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子。也许你生活在曼哈顿，你们当地的国王拥有他的私人军队，他还能征税和立法。如果你触犯了曼哈顿的法律，你

① 波西本名珀修斯，波西是他的昵称。

② 原文是 Zeusville，这个地名是作者杜撰的，取自“宙斯”（Zeus）和法语的“城镇”（Ville）。

可以逃到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去，哈肯萨克的国王可以保护你，曼哈顿王对此无能为力（当然啦，除非这两位国王结成了同盟，那你就完蛋了）。

城市之间随时都会开战。布鲁克林的国王可能会攻打斯塔滕岛。又或者布朗克斯、格林威治会和康涅狄格组成军事联盟入侵哈勒姆。你看，这会让生活变得多有意思呀。

总之，希腊大陆上有一个城市名叫阿尔戈斯。它既不是最大的城邦，也不是最有势力的，不过它的规模也很可观。该城的居民自称阿尔戈斯人，可能是因为要是叫“阿尔戈斯寄居者”听起来像某种细菌似的^①。阿尔戈斯的国王名叫阿克里西俄斯。他是个很惹人厌的人。如果他是你的国王的话，你绝对会想逃到哈肯萨克去。

阿克里西俄斯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达那厄，不过他对此可不怎么满意。在那个年代只有儿子们才重要。你必须得有个儿子才能继承家族的名号，并且在你死后接管王国什么的，都是老一套。女儿怎么就不能接管王国了？我可不知道。虽然这很愚蠢，但那时候就是这样的。

阿克里西俄斯不停地对他的妻子大吼：“生儿子呀！我要儿子！”不过这也不管用。等他妻子去世（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吧）的时候，这个国王真的开始紧张了。要是他还没有男性继承人就死了的话，他的弟弟普洛透斯就要接管这个王国了，而这兄弟俩看对方都很不顺眼。

由于绝望，阿克里西俄斯动身去德尔斐祈求神谕，好知道自己的命运。

好了，去求神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糟糕的主意”。你必须走上很长的路才能到达德尔斐城，再到城郊的一个黑黑的岩洞去，那里有一位蒙面女郎坐在三脚凳上，整天都因为吸入火山蒸气而看见幻象。进门之前你需要先付给祭司很贵的祭品，然后你才能问神使——就是那个蒙面女郎——一个问题。她很有可能会用一个不着边际的谜语回答你。然后你就得走人了，又迷糊又害怕，而且还比来时更穷了。

不过，我说过了，阿克里西俄斯很绝望。他问道：“神使啊，没有儿子我会变

^① 阿尔戈斯人原文为 Argives，阿尔戈斯寄居者原文为 Argosites，后者的词尾与 parasite（寄生虫）相同，所以作者说听起来像细菌。

成什么样啊？谁会登上王座，传承家族名号呢？”

这一次，神使没有出一个谜语让他猜。

“这很简单，”她用刺耳的声音说，“你永远不会有儿子。某一天你的女儿达那厄会生下一个儿子。这个男孩会杀了你，成为阿尔戈斯的下一任国王。谢谢你的祭品，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阿克里西俄斯又惊又怒地回了家。

他一回到宫中，他的女儿就来见他了。“父亲，你还好吗？神谕是怎么说的？”

他盯着达那厄，这个美丽的女孩有着长长的黑发和可爱的棕色眸子。许多男子都向她求过婚。而现在阿克里西俄斯想到的只有那个预言。他绝不会允许达那厄嫁人。她更是永远不能生儿子。她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女儿了，而是他的死亡判决书。

“神谕说你就是我的问题，”他咆哮道，“你会背叛我！你会眼看着我被别人杀死！”

“什么？”达那厄蜷缩着身子，惊恐至极，“我绝不会这样的，父亲！”

“侍卫！”阿克里西俄斯吼道，“把这个恶心的女人带走！”

达那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她总想成为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的人。她爱她的父亲，尽管他很可怕，很爱生气，而且喜欢带着一群凶猛的猎狗在树林里捕猎无辜的农民。

达那厄总是向诸神献上恰如其分的祭礼。她总是做祷告，吃掉该吃的蔬菜，把作业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父亲突然就认定她是叛徒了呢？

她得不到答案。侍卫把她带走，关在戒备森严的地下囚室里。这是个跟衣柜差不多大的小黑屋，有个马桶，一张石板就算是床了，四面都是十二英寸^①厚的青铜墙壁。天花板上有一个装着厚重格栅的通风口，让达那厄得到一点点阳光和可呼吸的空气。可天气炎热的时候，青铜囚室就像烧开了的水壶一样烫。房门有三重大锁，没有窗户，只在底部有一个窄口用来传送食物托盘。阿克里西俄斯保管着唯一的钥匙，因为他信不过侍卫。每天达那厄只能得到两片干脆饼和一杯水。没有放风时间，更不允许探视，当然也上不了网。什么都没有。

① 1英寸约合2.54厘米。

你可能会觉得好奇：要是阿克里西俄斯这么害怕女儿生孩子，他干吗不干脆杀了她？

这个嘛，我的坏心眼朋友，诸神对家族内的谋杀看得很重（这可真奇怪，毕竟诸神简直就是家族内谋杀的发明人嘛）。如果你杀了你的亲生孩子，哈迪斯保证会为你在地底世界准备好特殊的刑罚。复仇女神会紧跟着你，命运女神会剪断你的生命线。那些最大最坏的报应会搅得你的生活一团糟。不过呢，如果你的孩子只是“不小心”死在了一间地下青铜囚室里……那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谋杀。更像是——“哎呀，怎么就发生这种事了呢？”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达那厄在地下囚室里越来越憔悴。在这儿没什么可做的，除了用干脆饼和水捏面团娃娃，或者和马桶先生说话。所以她主要把时间花在了祈祷诸神来救她这件事上。

可能她最终得到了神祇的注意是因为她非常善良，也可能是因为她以前总在神庙里献上祭品，又或者是因为达那厄惊人的美貌。

有一天，宙斯，即天空之主，听见了达那厄在呼唤他的名字（诸神就是这样，你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耳朵就竖起来了。我敢打赌他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在谷歌上搜索自己）。

于是宙斯从天庭用他那超级敏锐的 X 光级别的视力俯瞰人间。他看到了被囚禁在青铜囚室里的美丽公主，她为自己的残酷命运哭得正伤心呢。

“老兄，这可不对啊，”宙斯对自己说，“什么样的父亲会囚禁自己的亲生女儿，好让她无法谈恋爱更不能生孩子呢？”

（其实吧，这正好是那种宙斯可能会做的事，不过管他呢。）

“她也挺迷人的呀，”宙斯喃喃自语道，“我看我得去拜访一下这位淑女。”

宙斯总是干这种事。他总是对某个凡人姑娘一见钟情，像氢弹一样一头栽进她的爱情生活中，把她的整个人生搅得一团糟，然后头也不回地回到奥林匹斯山上去，让他的女朋友们孤零零地抚养他们的孩子。不过说真的……我肯定他的本意是真诚的（咳嗽——没错——接着咳嗽）。

在达那厄这里，宙斯唯一的挑战是想出进入戒备森严的青铜囚室的办法。

当然啦，他可是个神啊，他有特别的技巧。他可以直接把门炸开，不过这可能会吓着那个可怜的姑娘。再说了，这样他就得杀掉一大群侍卫，那场面可不会

太好看。引发爆炸，再留下一长列被砍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可不能给第一次约会营造出什么好气氛来。

于是他决定走一条简单的路线，变成某种小东西从通风口偷溜进去。这会让他和他的梦中情人来一场足够私密的约会。

但是变成什么好呢？蚂蚁可能不错。宙斯以前跟另一个姑娘约会的时候变过蚂蚁。不过他想留下更好的第一印象，而蚂蚁可不能制造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哇地叫出声来的效果。

他决定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阵金雨！他化身成一团带着 24K 金闪光的云，从奥林匹斯山疾驰到人间。他通过通风口倾泻而下，用温暖的、闪闪动人的金光填满了达那厄的牢房，让她惊讶得忘了呼吸。

“别怕，”金光发出了声音，“我是宙斯，天空之主。你很漂亮呀，姑娘。你想跟我约会吗？”

达那厄从来没有过男朋友。尤其是没有一个能变成金光的神来当男朋友。于是很快——大概也就五六分钟吧——她就陷入了疯狂的恋爱之中。

时光飞逝。达那厄在囚室里那么安静，搞得门外的侍卫都无聊死了。直到有一天，大概在金光事件发生九个多月之后，一个侍卫像平常一样把食物托盘从门下的窄缝中推进去，却听到了非常奇怪的声音：囚室里有婴儿的哭声。

他立刻跑去找阿克里西俄斯——因为这就是那种大老板肯定想知道的事。国王一来到这儿就亲自打开门，暴怒着冲进囚室，发现达那厄抱着一个裹在毯子里的新生儿。

“什么……”阿克里西俄斯环顾整间囚室。没有别人在。没有人进得来，因为阿克里西俄斯保管着唯一的钥匙，况且也没人能通过马桶先生钻进钻出。“怎么……谁……”

“陛下，”达那厄答道，眼中闪过一丝怒火，“宙斯神曾来看望过我。这是我们的儿子。我已经给他起名叫珀修斯。”

阿克里西俄斯差点被自己的舌头给噎死了。珀修斯这个词的意思是“复仇者”或“毁灭者”，用哪个意思取决于你自己的理解。国王可不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

跟钢铁侠和绿巨人一起玩^①，而达那厄瞪着他的样子又让他很聪明地想到了她想毁灭的人是谁。

国王最恐惧的预言成真了——不得不说这可有点傻啊，要不是他脑子太不好使，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监禁起来，这个预言本来不会实现的。不过预言总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你生怕掉进陷阱，就在担心这个的时候你自己挖了个陷阱，最后一丝不差地掉了进去。

阿克里西俄斯想杀了达那厄和小男孩。这看起来是最稳妥的做法。不过那个不准杀害家人的禁忌还在呢。烦人的细节问题！再说了，如果达那厄说的是实话，珀修斯真的是宙斯的儿子……嗯，宇宙之王的怒火对延长阿克里西俄斯的寿命可没有什么帮助。

阿克里西俄斯决定换个办法。他命令侍卫们找来一个带盖子的大木箱。他下令在箱子顶上钻几个通气孔，只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然后他就把达那厄和她的小婴儿塞进箱子里，把盖子用钉子钉死，再把箱子扔进了大海。

他觉得这样做不算是直接杀死他们。他们可能会因为干渴和饥饿死去，也可能被一场仁慈的暴风雨打成碎片沉进大海。不管发生了什么，反正不是他的错！

国王终于能够回到宫里去睡个好觉了，这可是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再没有什么事能比判处你的女儿和外孙经受漫长又恐怖的死刑更能抚慰你的心灵啦。假设你是一个阿克里西俄斯这样的“坟蛋”，你就会这么想的。

同时，达那厄在箱子里向宙斯祈祷。“嗨，呃，是我，达那厄。我本来不想打扰你的，不过我爸把我赶出家门了。我在一个箱子里，在海上漂着呢。珀修斯跟我在一起。所以……就这样吧。如果你能给我回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什么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宙斯的行动比这可强多了。他送来了一阵清凉的细雨，从通气孔中滴落的雨珠让达那厄和小婴儿喝到了干净的淡水。他还说服了他的兄弟海神波塞冬，让海浪平静下来，改变海流的方向，使箱子的航行平稳又顺畅。波塞冬甚至还让一些小沙丁鱼跳到箱子上，扭动着从通气孔里掉进箱子，这样达那厄就有新鲜寿司可以吃啦（我的老爸波塞冬在这方面还是很棒的）。

^① 钢铁侠和绿巨人都是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属于复仇者联盟。

于是，达那厄和珀修斯活得好好的，既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渴死。过了几天，“木箱号”小船抵达了一座名叫塞里福斯的岛屿，这个岛大概在阿尔戈斯以东一百英里^①的地方。

达那厄和孩子还是有可能死掉，因为箱子的盖子依然是钉死的。幸运的是，一个名叫狄克堤斯的渔夫正好坐在岸边修补渔网，他刚刚撒网捕鱼忙碌了一整天。

狄克堤斯见到这个巨大的木箱随着浪头载浮载沉，心想，哇，这可真是怪事一桩。

他带着渔网和鱼钩走进水中，费力地把箱子拖上了岸。

“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他自言自语道，“可能是酒，或是橄榄……也可能是金子！”

“救命！”箱子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哇……哇……哇……”还有另一个小小的哭声。

“……或者是人，”狄克堤斯继续说，“也可能装满了人！”

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渔夫小刀，小心翼翼地撬掉了箱子盖。达那厄和小珀修斯坐在里面——两人都又脏又累，闻起来像放了几天的寿司一样臭，不过毫无疑问他们还活着。

狄克堤斯帮他们从箱子里出来，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水。（天哪，达那厄想，再多来点面包和水吧！）随后，渔夫问达那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决定不要说得过于详细。毕竟，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也不知道这里的国王是不是她父亲的朋友。据她所知，她可能是到了哈肯萨克。她只告诉狄克堤斯，她父亲把她赶出了家门，因为她未经他同意就谈了恋爱，还生了一个孩子。

“孩子的父亲是谁？”狄克堤斯好奇地问。

“噢……呃，是宙斯。”

渔夫惊讶得睁大了双眼，他立刻就相信了她的话。尽管达那厄此时脏兮兮的，他仍然能看出她的美貌足以吸引一位天神。而她高雅的谈吐和从容的气度也

① 1英里约合1.6千米。

让他相信对方是一位公主。狄克堤斯很想帮助她和她的孩子，但心中也同时产生了十分矛盾的复杂情绪。

“我可以带你去见我的哥哥，”他带着几分犹豫说，“他名叫波吕迪克忒斯，是这个岛的国王。”

“他会欢迎我们吗？”达那厄问，“他会保护我们吗？”

“我肯定他会的。”狄克堤斯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紧张。不过他的哥哥可是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波吕迪克忒斯很可能会过分热情地欢迎达那厄。

达那厄皱起了眉头。“如果你的哥哥是国王的话，为什么你只是个渔夫呢？抱歉，我是说，渔夫也很酷的。”

“我不太想一直在宫殿里待着，”狄克堤斯说，“就是些家事。”

达那厄对所谓的家事再清楚不过了。她对求助于波吕迪克忒斯王这件事有点不安，不过她也别无选择，除非她想在海边住下，用那个大木箱给自己搭一间小屋。

“我应该先收拾干净再去见国王吗？”她问狄克堤斯。

“别，”渔夫说，“要见我哥，你看起来越没有魅力越好。其实吧，你要是在脸上抹点沙子，在头发上缠点海藻就更好了。”

狄克堤斯带着达那厄和小宝宝走到了塞里福斯的中心。国王的宫殿矗立于其他所有楼宇的上方——那是一座用白色大理石柱和沙石墙砌成的庞大建筑，角楼上飘扬着许多旗帜，一群凶神恶煞的侍卫守卫着大门。达那厄不禁开始怀疑起住在海边的箱子小屋里到底是不是个糟糕的主意了，不过她还是跟着她的渔夫朋友走进了国王的正殿。

波吕迪克忒斯王坐在坚硬的青铜王座上，那看起来可起不到什么支撑后腰的作用。他身后的墙上装点着各种战利品：武器、盾牌、旗帜，还有几个被制成了标本的敌人首级。你懂的，就是那类常见的能让国王的王座厅熠熠生辉的装饰品。

“不错，不错！”波吕迪克忒斯说，“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呀，弟弟？看起来你终于用你的渔网抓住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啦！”

“呃……”狄克堤斯苦苦思索该怎么表达“请对她好一点，拜托别杀了我”这层意思比较好。

“你退下吧。”国王说。

侍卫们立刻把可怜的渔夫推了出去。

波吕迪克忒斯向达那厄俯下身子。他咧嘴一笑，但并没显得更加友善，因为他有好几颗又黄又歪的牙。

达那厄身上褴褛的衣衫，脸上的泥沙，头发里缠着的海藻和几条小沙丁鱼，甚至怀里抱着的破布包都没能骗过国王的眼睛。（她干吗抱着那个布包？难道这是她的行李包？）波吕迪克忒斯看得出来这个姑娘有多美。那双眼睛太迷人了。那张脸——简直太完美了！只要给她洗个澡，再换上合适的衣服，她就像公主一样了。

“别害怕，我亲爱的，”他说，“你需要什么呢？”

达那厄决定展现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国王应该会被打动的。她双膝跪地，开始哭诉。“我的主君啊，我是达那厄，阿尔戈斯的公主。我的父亲，阿克里西俄斯将我逐出家门。我祈求得到您的庇护！”

波吕迪克忒斯的心虽然没有怎么被触动，但他头脑中的小齿轮倒是开始旋转了。阿尔戈斯——相当不错的城。他听说过阿克里西俄斯，那个没有儿子的老国王。噢，这可太好了！如果他能娶达那厄为妻，他波吕迪克忒斯就会成为两座城的统治者。他终于能得到两间正殿啦，这下就有足够的墙面空间把仓库里所有的标本首级都挂出来啦！

“达那厄公主，我当然会庇护你！”他大声说，声音大到足以让他的所有随从都听见，“我以诸神的名义发誓，你跟我在一起会很安全！”

他从王座上站起来，沿着台阶走下来。他本想拥抱达那厄一下，好显示自己是多么善良惹人爱。可他离达那厄还有五英尺^①远的时候，公主的破布包里传出了哭叫声。

波吕迪克忒斯吓得跳开了。哭叫声立刻止住了。

“这是什么鬼把戏？”波吕迪克忒斯奇怪地问，“你的破布包还会叫？”

“这是个婴儿，主上。”达那厄拼命忍住，才没因为波吕迪克忒斯被吓得语无伦次而偷笑出声，“这是我的儿子，珀修斯，宙斯之子。我希望您许诺的庇护也

① 1英尺约合0.305米。

包括我可怜的小儿子。”

波吕迪克忒斯的右眼皮跳了一下。他讨厌婴儿——皱巴巴又胖乎乎的小生物，又爱哭又爱拉。他很后悔没能早点注意到这孩子，不过那时达那厄的美貌让他分心了。

他现在不能收回自己的诺言。他所有的随从都听见了他的话。再说，如果孩子真是宙斯之子，问题就复杂了。你不可能把身为半神的孩子扔进垃圾桶而不触怒众神——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当然啦，”国王斟酌着措辞，“多可爱的小……东西啊。他也将得到我的庇护。我跟你说啊……”

国王慢慢挪着靠近了一点，珀修斯又哭开了。这孩子看来自带“坏国王探测雷达”功能。

“哈，哈，”波吕迪克忒斯勉强笑着说，“这个小男孩的肺很强壮嘛。他可以在雅典娜神庙里长大，远在城市的另一头……我是说，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交通便利。那儿的祭司会给他最好的照顾。与此同时呢，亲爱的公主，我们两人可以好好认识一下彼此。”

波吕迪克忒斯以前总能得逞。他估计只需要十五分钟，最多十六分钟就能让达那厄同意嫁给他。

然而，接下来的十七年成了波吕迪克忒斯人生中挫折最多的日子。他费尽心机想跟达那厄“好好认识一下”，可公主和她的儿子每个回合都能挫败他的企图。国王在宫里为达那厄准备了一套卧房，还送给了她华丽的衣服、漂亮的珠宝、好多个侍女，以及皇家自助餐的吃到饱折扣券。不过达那厄没有上当。她知道自己在这里跟以前在青铜囚室里差不多，仍然是个囚犯。除了仆人以外，她唯一能见到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和他在雅典娜神庙的保姆。

达那厄非常喜欢儿子来看她。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每一次国王靠近达那厄他都会大哭起来。因为国王受不了这种声音，他总是迅速离开去吃点阿司匹林止住头疼。珀修斯不在的时候，达那厄找到了别的法子拒绝国王的调戏。每一次他登门拜访，她就装出想呕吐的样子，道歉说自己生病了。她会躲到宫里的洗衣房去。她还会在侍女们在身旁的时候放声大哭，一直哭到国王感到尴尬，不得不离开为止。

许多年来，国王一直想赢得她的芳心。许多年来，她也一直拒绝他。

他俩不相上下的固执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真的。

随着珀修斯渐渐长大，事情对达那厄就容易多了，对波吕迪克忒斯则相反。

毕竟，珀修斯是个半神，他拥有强大得可怕的天赋。他刚满七岁，就能在摔跤比赛中把成年男子压在地板上了。他十岁的时候，弓箭的射程就能横穿这个岛，而精湛的剑术也超过了国王麾下最好的战士。珀修斯在雅典娜神庙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关于战争和智慧的知识：如何选择战斗的时机，如何向神祇表示敬意——都是些应该懂得的知识，如果你想顺利活过青春期的话。

他是一个好儿子，也就是说他一有机会就去看望妈妈。波吕迪克忒斯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会再哭叫了，不过如果国王想调戏达那厄，珀修斯就会站在前面，死死盯着国王，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几样致命武器悬挂在腰带上。他就这样坚持到国王撤退为止。

你会认为，波吕迪克忒斯也该放弃了吧，对吗？世上还有很多别的女人可以骚扰啊。不过你也知道，一旦别人不准你得到什么，你就更想得到。珀修斯十七岁那年，波吕迪克忒斯的胃口被吊得发了疯。他想趁达那厄还没老到生不了孩子之前跟她结婚。他想看到他的亲生儿子成为阿尔戈斯和塞里福斯的国王。这一切算下来只有一个结论：珀修斯非消失不可。

不过除了直接杀死他之外，有什么办法能摆脱一个半神呢？

特别是考虑到年仅十七岁的珀修斯已经是岛上最强壮也最出色的格斗家了。

波吕迪克忒斯需要一个精巧的陷阱……一条让珀修斯直接走向死亡，而又绝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指责的路。

这么多年来，国王见过不少英雄四处闲逛：手刃怪物啦，拯救村庄和可爱的小狗狗啦，赢得王子和公主们的青睐啦，签下金额巨大的代言合同啦。波吕迪克忒斯对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不过他发现大多数英雄都有致命的弱点——有一些弱点（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害得他们被杀死。

珀修斯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

这孩子是阿尔戈斯王子，宙斯之子，不过他也是在异国他乡长大的落难者，一文不名，除了母亲以外没有一个亲人。这让他对自己的名声有些神经过敏。他极度渴望证明自己。他会接受任何挑战。如果波吕迪克忒斯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付

他……

国王露出了微笑。噢，这就对了。他刚想到了一项合适的挑战。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波吕迪克忒斯宣布他要征集结婚礼物，送给邻近岛国的公主希波达弥亚。她的父亲俄诺玛俄斯是波吕迪克忒斯的老朋友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这只不过是征集礼物的借口而已。

波吕迪克忒斯把塞里福斯岛上的名流富豪都邀请到王宫宴会上，想知道能让他们怀里掏出什么宝贝来。每个来客都想取悦国王，所以他们互相攀比谁能拿出最酷的礼物。

有一家人献上了一个嵌满红宝石的银瓶。另一家送上一辆纯金的双轮战车和一队纯白的骏马。还有人提供了价值一千德拉克马^①的苹果影音库礼券。总之，国王只要最好的礼物，才不管新娘叫什么，要嫁给谁呢！

等到礼物堆成了山，波吕迪克忒斯把在座所有人分别恭维了一番，让这些名流富豪都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好像他们平时没有这种自信似的）。最后他终于看到了站在放开胃小菜的桌子旁的珀修斯。珀修斯跟他妈妈在一起，正琢磨着怎么偷偷从宴席上溜走呢。

珀修斯不想出席这个愚蠢的宴会。观赏一群妄自尊大的贵族拍国王的马屁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遣。不过他有责任保护好妈妈，以防波吕迪克忒斯又起了色心，所以他还是来了，一边喝温热的潘趣酒^②一边吃插在牙签上的迷你香肠。

“哎呀，珀修斯！”国王隔着整间屋子叫道，“你给我盟友的女儿带了什么结婚礼物呀？你可是塞里福斯岛上最强壮的战士，人人都这么说！所以你肯定带来了最了不起的礼物吧。”

这番话可太没水准了。人人都知道珀修斯很穷。其他宾客都偷笑起来，把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暗自高兴这个年轻的新贵认清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可不希望从外乡来的英俊、强壮又有天赋的半神在任何方面超过他们。

珀修斯的脸顿时羞得通红。

① 德拉克马是古希腊货币单位。

② 潘趣酒是一种用果汁或红酒加糖和香料调成的低酒精度饮料，是常见的派对饮品。